

伊斯兰文化

论《一千零一夜》的权力观

陆培勇

摘 要: 权力观是以权力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判断民众与执政者关系的价值观。《一千零一夜》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宣扬“劝君施仁”的权力观,通过故事的铺展,描述了以国王们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权力特征,以及民众对统治者“权力”行使的思辨和诉求。其中要求实现“公正”的基本思想贯穿始终。

关键词: 《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文化;权力观;权力与公正;权力与宗教

作者简介: 陆培勇,硕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2-0069-07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主导方面总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52} 权力观是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判断民众与执政者关系的价值观。自古以来,权力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甚至有不少学者将政治学定义为研究权力的学问。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权力问题上最关注的是统治权的问题,尤其是国家权力的问题。^{[2]84}

《一千零一夜》^①(下文简称《夜》)所描写的社会背景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中央集权制为特征的封建统治者,对权力的意识由穆圣时代开创的“议事制”治邦,转向由帝国最高领袖哈里发“钦定”一切事物的极权专制统治,形成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体制。伊斯兰教自创立就突出领袖的模范作用,以榜样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伊斯兰社会一直崇尚穆圣和正统哈里发的伟大人格和历史作用,认为英明的领袖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典范。在阿拔斯王朝前期,中央大一统的帝国政权在统治国家和管理人民中,就更是强调中坚领袖(哈里发)具有的至高地位。因而民众对统治者如何运用权力的期待只能是被动的,即寄希望统治者“自己”能主动公正执政、执法,成为“典范”,这其实是一种乞求恩赐的无奈,并无对权力的约束和监督作用。

《夜》的开篇以“理”劝诫暴君山鲁亚尔要公正对待妇女,最终以国王的忏悔认错而结尾。如《夜》的终篇这样描述国王的忏悔:山鲁佐德,早在这几个孩子出世之前,我就已赦免你了。因为我见你贞洁纯净,情感真挚。愿真主保佑你,保佑你的父亲和母亲,你的祖先和族亲。我以

^①本文所引用的《一千零一夜》译文,均摘自纳忠先生所译的六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真主的名义发誓，我已赦宥你，让你免受各种伤害。^①这番忏悔之言实质上是国王对自己滥用权力、伤害无辜的暴虐行径的反省，也反映了民众对贤明君王的期待。

总之，权力与政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彼此不可分离，所以也有学者将权力观称之为政治观。《一千零一夜》（下文简称《夜》）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宣扬“劝君施仁”的权力观，通过故事的铺展，描述了以“国王们”为代表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权力特征，以及民众对统治者“权力”行使的思辨和诉求，其中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是要求实现“公正”与“平等”。

一、明君与暴君

《夜》中的大多数故事都是围绕统治者展开的，君王的称呼有国王、苏丹、哈里发和执政者四种，对君王修养及其行为准则有大量篇幅的描述。文中所阐述的权力观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政本位文化基础之上的，限定在社会政治价值及其相关的道德伦理价值，即所谓的“明主仁政”。

权力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影响力。在封建王权体制下，统治者对权力的运用关乎社稷盛衰，贤则兴，愚则亡。君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具备相应学识，廉明公正执法，关心民众疾苦。

1. 仁政和苛政

阿拔斯王朝前期，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正处于鼎盛时期，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完成开疆辟土以后，亟待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君主制，而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主体地位，君权至上的价值观使民众对贤明君主有一种“公共”认同感，以伊斯兰教为法律基础，以公正、宽容执法为治国准则，作为判断“明君”或“暴君”的权力观标准。

《夜》对帝王的权力观及黎民百姓对统治者的权力认知有许多精辟论述和殷鉴箴言。如《夜》借一位大臣之口，为国王的建言献策：一位受万民称赞、爱戴的君主，他必须具备慷慨、公正、英明、慈祥的德性；在执法、守法和遵循教律方面，他必须是以身作则的；在替庶民排忧解难时，他必须是大公无私的；对臣民的生命和财产，他必须严加爱惜和防护；对穷苦百姓，他必须具备怜悯之心，关注他们的疾苦；百姓中不分阶层，必须一视同仁，一律平等，让每个黎民享受应有的权利。^{[3]14}

《夜》中有一则故事讲述一老妇为躲避暴君的统治，宁愿独居荒野，生活虽清苦，但却享受着自由与安宁。老妇的一番话，表达了百姓对实行苛政的暴君的愤恨与无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眼中权力观的另一面：“在苛政下，你们那可口的饮食和美好的享受，只算得是饮鸩止渴吧。而我自己处在安宁、自由的环境里，虽然吃粗茶淡饭，倒觉得是有益于身体的补品哩。总之，苛政是可怕的，只有公道才能济世救人。但愿安拉改善我们的环境，洗涤众生的心地。”^{[4]350-351}

2. 贤明君王的权力观

《夜》中所描写的国王、哈里发、总督、大臣或王后等虽不乏正面形象，但也揭露了许多暴君、奸臣的残暴行径。《夜》对统治者的描写，既有历史真实人物，也有寓意编造的虚构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以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②为代表的贤明君王和以国王奥睦鲁·努尔曼为代表的暴虐君王。”

^①纳训先生所译版本未将讲述国王山鲁亚尔和宰相女儿山鲁佐德之间最终结局的段落译出。此段落系根据“布拉克本”阿拉伯文校勘本原著而译。

^②一译“哈伦·拉希德”，阿拔斯王朝第5位哈里发，公元786~809年在位。

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在《夜》中是作为正面形象加以歌颂的，他被描绘成一位英明睿智、公正执法、体察下情的明主。

《真假哈里发的故事》讲述的是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某夜微服私访时，发现有人冒充他和宫廷大臣，每天夜里乘画舫在底格里斯河寻欢作乐。经过一番探究，他搞清了事情发生的原委，拉施德不但宽恕了假冒哈里发的青年巨商穆罕默德·阿里·赵赫里的“犯上”行径，而且还亲自为其主持复婚仪式，使其破镜重圆。这个故事赞颂了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哈里发拉施德的宽容大度，塑造了一个具有人情味的“平民化”君王形象。^{[5]502-517}

《夜》对阿拉伯历史上一些著名统治者也予以极力歌颂，描绘其廉洁奉公、爱护百姓的贤明君王风范和品行。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中，被统治者认为，统治者的权力应为民所用。有一则故事讲述哈里发鄂迈尔^①微服出访，见一民妇带着一群饥寒交迫的孩子，围坐在篝火旁取暖。鄂迈尔问妇人为何不给孩子做饭充饥，她回答：锅里只有白开水而无米粒。民妇诅咒鄂迈尔死后将遭安拉清算，因为“他执掌政权，老百姓的疾苦，怎能毫不关心？”此后鄂迈尔回宫取了面粉和脂肪，马上送至妇人处，并亲自生火煮饭，看着孩子们吃饱喝足，才如释重负，欣然告辞。^{[6]425-426}

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奥睦鲁·本·奥补督勒·阿曾子^②临终前，有人建议他赶快从国库中提一笔公款留给子孙花费，以免他们将来无依无靠，生活潦倒。阿曾子听后斥责道：“我在世执政期间，从来不在儿女头上挪用公款，怎么能在临死时作弊，让他们去过不幸不义的生活呢？我的子嗣们，将来他们要么安分守己，要么为非作恶。如果他们循规蹈矩地守本做人，安拉自然会照顾他们。假若他们不学好，甘心堕落，那我何必助桀为虐呢！我勤勤恳恳，毕生在这方面努力，存心不犯错误，衷心切望安拉饶恕我的过失。”^{[6]429}

上述几位哈里发被描绘成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期的明君，其权力观所反映的正是《夜》中所述的：“以关心、服务庶民的实际行动来消除他（君王）与庶民之间的隔膜和怨尤，改变他们的观感，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拥护。”正因为这些明君在位时深得民心，民众才会对他们的嘉行善德加以讴歌。

3. 暴虐君王的权力观

《夜》对暴君予以严厉的批判，谴责暴虐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聚敛钱财、恣意妄为、作恶多端、草菅人命，最终大都没有好下场。有的故事虽假托远古时期的国王，或纯粹杜撰，但却表达了民众对实行专制、滥施权力、欺压百姓的暴虐君王的愤恨和蔑视。《夜》描写了以下几种暴君形象。

暴君奥睦鲁·努尔曼国王在位期间四处征战，“权力既大，管辖的地方又广……兵马无远弗届，足迹踏遍东西各国的土地……野心勃勃，变本加厉地越发强暴、专横，对其他民族肆意侵略蹂躏，贪得无厌地扩充疆土、巩固统治权。”他生活荒淫无度，娶四个后妃和“设置了三百六十个宫女，专供国王娱乐、享受……尽情满足自己的愿望，过着吃喝享乐舒服生活。”最终他被仇敌下药毒死。仇敌还留下字条：暴虐者，自作孽，不可活。^{[6]344-481}

《死神的故事》讲述三个暴君分别被死神取走灵魂的故事。第一个国王为人骄横自负，好大喜功。他不惜劳民伤财，率领朝中文武百官巡视全国各地，以此向百姓夸耀他的威武富有，结果受到惩罚而亡；第二个国王则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在宫中国积世间应有尽有的各种物品，专供自己挥霍、享乐之用，结果也被死神毫不犹豫地拿走灵魂，一命归天；第三个是古代以色列的一个作恶多端、暴虐残忍的国王，最终也被死神宣判死刑。^{[7]404-409}

《国王和医师的故事》讲的是古代罗马法理斯城国王患上一种怪病，遍身疥疮，太医和所有

①一译“欧麦尔·本·哈塔卜”，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第二任正统哈里发，公元634~644年在位。

②一译“欧麦尔·阿卜杜·阿齐兹”，倭马亚王朝第八任哈里发，公元717~720年在位。

医师皆对此束手无策。一位造诣很深的大医师都班主动前往王宫为国王治病。大医师精心调治，药到病除，不出一天功夫就治愈国王痼疾。国王怪病痊愈后却听信奸臣谗言，反而恩将仇报，欲置班都医师于死地。医师苦苦哀求无望后，请国王在其被斩首后翻看一下他遗留给国王的“珍本”。结果，国王中了班都医师事先放在书页上的毒素，顿时气绝身亡。^{[8]33-47}

上述几则故事中国王的下场，反映了民众对统治者权力运用的价值判断标准：得道者得天下，多行不义必自毙。用伊斯兰教教义解释，这是一种违背真主旨意的因果报应；从现实社会政治角度来看，也是对实行专制、滥用权力、欺压百姓无数的暴君的一个警示。

纵观中世纪阿拉伯各王朝历史，“暴君、昏君”史不绝书，而“圣君明主”却凤毛麟角。人们常常对于统治者能运用手中权力实施“仁政”寄予厚望，而对其“暴政”却过于低估。尽管黎民百姓都希望能有贤明君主治国安邦，在《夜》中也不乏将君王加以美化或理想化的故事，甚至像山鲁亚尔国王这样残害妇女的暴君，最终也是幡然悔悟，弃恶从善。但这种泛道德化和道德先验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本体预设，将人性之善的可能性推导为必然性，在那个现实中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殊不知，没有约束的制度或权力必然导致专制与滥用，导致价值理想与权力体制之间的冲突甚至敌视。正如《夜》中哈里发鄂斯曼所说的：“象鄂迈尔那样公正廉明的人，如今你哪儿能碰得到呢？”^{[6]425}

二、权力与宗教

《夜》的时代背景主要是倭马亚王朝末期和阿拔斯王朝前期，这个阶段正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鼎盛时期。作为政教合一的帝国，伊斯兰教是其立国治国的法律基础和精神支柱，以《古兰经》、“圣训”及其诠释编汇的教义律法学等经典为核心内容而形成的伊斯兰文化，成为穆斯林的精神态度、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具体义务等一整套行为体系和价值取向坐标。“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伊斯兰教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自摩洛哥至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同时又是几亿人的生活方式。”^{[9]2-3}伊斯兰文化成为主导帝国历史发展的思想旗帜和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因此，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信仰，同时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既然是社会形态，它自然有自己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权，是具有精神强制性、是统治信徒的精神世界的社会权力。随着阿拔斯王朝全面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正式确立了以哈里发为核心的教权体系，这种宗教与政治的兼重性，使得君王身份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宗教领袖。

《夜》中有一句至理名言：“宗教和国王是一对孪生子。宗教是个宝库，国王是管库的人。”^{[6]420}阐明了宗教与君王的相互关系，即宗教是君王执政的思想基础，是运用权力的精神源泉。君王获得政治权力以接受宗教信仰为前提，并且还要依靠信仰来支撑。同时，君王也是宗教的守护者和捍卫者，是宗教得以传播光大的推动者。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起着引领政治、规范伦理的主导作用，对政治有较强的约束力。民众对君王是否贤明公正，往往是以宗教伦理作为判断标准的。

《夜》讲述哈里发徐沙睦·本·奥补督·麦里克^①执政期间，好交游寻乐。大臣以一则小故事向哈里发进谏忠言：陛下在位执政的一天，就该本着替天行道的心情，秉公正直地处理国家大事。生活方面应当节俭朴实，布衣也穿，糙饭也吃；修身方面应该虔诚地膜拜安拉，以终余年。每一件事务须尽全力而为之……哈里发徐沙睦听了哈利德的叙述，有动于衷，忍不住痛哭流涕。他吩

^①一译“希沙姆·阿卜杜·麦立克”，倭马亚王朝第十位哈里发，公元724~743年在位。

附随从，即刻拆卸帐篷，迅速收拾回宫。^{[6]431-432}

阿拉伯史学家给予哈里发徐沙睦以很高的评价，把他与穆阿威叶^①和阿卜杜·麦立克^②相提并论，认为他是倭马亚王朝的第三位政治家，也是最后一位政治家。^{[9]325}《夜》通过这个故事颂扬统治者知错即改的品行，凸显宗教信仰对政治权力的自我约束作用，体现出伊斯兰教同时具有政治、宗教和伦理功能的特点。

《铜城和瓶胆的故事》则是对不可一世的帝王们的儆戒和斥责。故事讲述哈里发阿卜杜·麦立克派使臣率人前往传说中的铜城，去寻找圣苏里曼留在人间的封住恶魔的瓶胆。使臣等人进入铜城后，见到的是遍地坟墓，一块块耸立的墓碑上铭文劝诫古往今来的君王们：沧桑世变，人生短暂，死神随时召唤；长逝之前，应敬畏安拉、修身养性、仁政治国、善待黎民，否则会遭万劫不复之灾。^{[10]59-88}

《阿基补、矮律补和赛西睦三兄弟的故事》中，国王矮律补在攻打信奉多神教俄曼王国时，下书国王赫兰德，正告其弃邪归正，改奉伊斯兰教，否则将面临毁城、灭种、亡国之灾，显示了政治权力与宗教合二为一的伊斯兰教征服过程中的威严。^{[11]280}

根据伊斯兰教义，宗教可以干预国家政治，伊斯兰教的“沙里阿”就是法律依据、政治行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所以在以权利义务为基本特征的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人们习惯的思维方式更倾向用宗教教义去思考、解读权力观，并以此作为判断统治者是否公正的标准。

三、权力与公正

公正是统治者执政的价值取向和核心追求，它既是人类的理想，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内在基础。上文引证的故事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公正廉明”、“主持公道”、“秉公无私”等思想。在权力观问题上，《夜》所描绘的中世纪阿拉伯社会，无论是帝王大臣还是庶民百姓，对公正地行使执政权力，避免因滥用权力导致暴虐专制，从而祸国殃民，有着相同的价值判断。

《夜》中有个故事讲述某一才女面对学者的提问，就权力与公正作了一番精辟论述，劝诫国王应施行仁政、善待庶民，指出只有公正地行使权力，才能治国安邦：“当权执政的人，应该维持道统，克制自己，用秉公无私、慈祥温存的态度对待老百姓。对一般庶民来说，在生活中，必须磨炼自己的性情才能安分守己地待人接物，而不至于铤而走险。在这方面，帝王将相比老百姓更需要磨炼心性。他们必须奉公守法，慷慨无私地主持公道，嫉恶如仇，天下才会太平，国家才能长治久安。”^{[6]463}

《国王赭理尔德和太子瓦尔德·汗的故事》和《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是《夜》中篇幅较长的故事，论述“公正”和“公平”的段落和章节也最多，其他有关论述则散见于各个故事中。从《夜》中所叙述的“公正”的特征分析，又可划分为执政公正、社会公平、人际关系平等、买卖经商公平等。本节主要探讨《夜》对执政公正的有关描述。

《夜》中诺子赫图·宰曼公主对国王说的话，充分体现了百姓对统治者主持公道、公正执法的诉求和评判：“身为士宦的人，尤其掌握政权的帝王将相，他本身应该具备英明的政治头脑，正确的鉴别能力。因为今生是通往来世的一个过程……所以执政者应该给庶民自由生存、活动的权利，让他们通往来世，不可贪得无厌，要求过高。如果执政者公正廉明、大公无私，人世中形形

①倭马亚王朝首任哈里发，公元661~680年在位。

②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公元685~705年在位。

色色的罪恶、仇恨便可防止、消除，形成太平盛世。反之，假若执政者贪赃枉法、暴虐自私，这就会给人世带来混乱、灾难，形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总之，人类需要有君主来主持公道，管理他们的事情。如果没有王法制裁，人世上就会发生强凌弱、众欺寡等各种不可想象的人为灾祸。”^{[6]419-420}

《夜》中有一则故事较典型地反映了统治者滥用手权力的专横。相传古代有个暴君，不准百姓做好事。有一天他悍然宣布：“老百姓中，凡私相授受、随便施舍的，一律受砍手之罪。”偏在这恐怖时期，一个饿得快要断气的乞丐，迫不得已，悄悄向一个善良的女子乞讨。那女子出于慈悲怜悯心肠，不顾一切地慨然给乞丐两个面饼充饥。事后消息传到宫中，国王大发雷霆，吩咐当差的砍掉她的两手。女子为施舍受处罚，变成残废，从此过着悲惨的苦难生活。^{[12]136-138}

百姓对统治者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的行径虽然无力抗争，但也会想方设法地以各种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并让滥施权力者受到谴责与惩罚。《夜》的另一则故事反映出法律有时也能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约束，并对其作出公正判决。有两个人平时好色，爱酗酒，后得知省长为此打算处罚他俩时，就利用省长喜欢钱财的贪婪性格，设计让省长收下三百金币的贿赂，事后呈状纸到法官那里，起诉省长受贿。省长虽百般抵赖，无奈当时现场除这两名证人外，还有房东目睹省长受贿情节，他们均作证此为事实。法官据此作出判决，责令省长退还受贿的三百金币。^{[13]120-122} 这个故事是《夜》中唯一一个统治者权力受到法律约束和制裁的案例。处于专制权力威慑下的平民，权利受到践踏却又无可奈何。遭到权力侵害和欺诈的普通百姓除揭竿起义、以暴制暴这一极端选择之外，只能通过向统治者和官员行贿、说情等方式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甚至像上则故事中那样，用巧妙的方式向手握重权的省长挑战，并使他威信扫地，受到应有惩罚。

《夜》中还有一则“强盗骗贪官”的故事十分耐人寻味。故事讲的是一群“绿林好汉”以假货贿赂贪官，并借机骗走贪官的剩余财产。虽然故事有意将欺骗高官的人描绘成“强盗”形象，但作者显然是借此讽刺和抨击那些平日在百姓面前装得“公正廉洁”，背后却是利用权力大肆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的官吏。^{[13]122-125}

《哈利德·格斯律和自命为偷窃者的故事》则赞扬了统治者明察秋毫、公正执法，从而避免了一起冤案的发生。一个青年被告闯宅偷窃，青年对此供认不讳。巴士拉总督觉得事情起因有些蹊跷，知道青年人必有隐情。出于公正执法的严肃性，他决定将公开审理此案，本想给青年一次申冤的机会。在公开审判后将青年行刑割手之际，一个女郎呼吁求救，向总督吐露真情。原来女郎与青年彼此暗中热恋，那天夜里，青年前往女郎家中幽会，约定以抛石在女郎房前为暗号。不料石子落地的响声惊醒了女郎的父亲，青年随机应变，立刻把屋中的衣物、布帛等，尽可能收集在自己手中伪装成窃贼，借此掩盖他和女郎的爱情关系，以期保全她的名誉。后来这对相爱的恋人在总督的撮合下，喜结良缘。百姓为此奔走相告，既为这位青年洗刷冤屈而高兴，更为总督明察案情、公正执法而欣慰。^{[14]528-533}

《补鞋匠马尔鲁夫的故事》是个寓意深刻的故事，讲述一个常受恶妻欺负、老实本分的鞋匠，神使鬼差地经历了一系列奇遇，使他从一贫如洗的穷光蛋，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富翁；从被国王招为驸马，任命为宰相，到最后继承王位，当上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此后，鞋匠国王委任逃难期间结识的农夫为宰相，并娶农夫之女为妻，成为该王国历史上第一代“平民国王与王后”、“平民君臣”。从此在马鲁夫国王的治理下，国家繁荣昌盛，民众安居乐业，过着和平安逸的生活。^{[15]352-411}

《夜》另一则故事讲述了一个女奴因不堪忍受迫害，在别人帮助下逃出魔掌，前往异乡谋生。在旅途中她因祸得福，被一王国的臣民尊为国王，主持国家大事。“她执政后，第一件所做的好事便是打开国库，既犒赏三军，又对国内穷苦无告的老百姓广施博济。因此她的名望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各地，博得军民的拥护爱戴。赞美歌颂之声，不绝于道。接着她下令取消苛捐杂税，大赦天

下。她关心庶民疾苦、为民除害、秉公正直、赏罚分明，因而军民对她既崇拜又畏惧。总之，从她执政以来，逐渐造成国泰民安的局面，百姓安居乐业。”^{[16]37-39}

这两个带有喜剧色彩的传奇故事，表现出普通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一种蔑视和奚落，并非只有王室血统或高贵出身的人才能当君王，任何人如机缘相逢，无论其能力如何都能承担治理国家的大任。同时也反映了百姓对于权力认知的一种价值取向，即权力平民化就会导致权力公正化。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 [3] 国王精理尔德和太子瓦尔德·汗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六)[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4] 哈只和老妇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5] 真假哈里发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二)[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6] 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一)[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7] 死神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8] 国王和医师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一)[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9]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M].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10] 铜城和瓶胆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四)[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1] 阿基补、矮律补和赛西睦三兄弟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四)[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2] 一个因施舍而被砍手者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3] 三个省长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4] 哈利德·格斯律和自命为偷窃者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二)[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5] 补鞋匠马尔鲁夫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六)[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16] 阿里·沙琳和祖曼绿蒂的故事//一千零一夜(卷三)[M].纳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On the Power Conception in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LU Peiyong

Abstract the power conception is the value conception centered by power status and also the value conception to jud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 and rulers. One important theme of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is promoting the power conception of “advising monarchs to apply benevolent”. With the spreading of the stories, the book describes the basic power features of the feudal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the kings” and people’s speculations and demands for rulers’ exercise of power. In this masterpiece, the basic idea of achieving just is throughout the all stories.

Key Words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Arab Culture; Power Conception; Power and Justice; Power and Religion

(责任编辑: 余 泳)